



天衣无缝的高智商犯罪小说
尼古拉斯·凯奇主演同名电影原创作品

火柴男人

〔美〕埃里克·嘉西亚著

王圣珊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火柴男人

〔美〕埃里克·嘉西亚著

王圣珊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权)图字:09-2004-52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火柴男人/(美)埃里克·嘉西亚著.王圣珊译.-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2
ISBN 7-5321-2794-X

I.火… II.①埃…②王… III.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9693 号

Copyright ©[2002 of first Publication of Matchstick Men in the English
language]by Eric Garcia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Chinese copyright ©[2003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arranged with Eric Garcia

责任编辑:秦 静

封面设计:王志伟

火柴男人

[美]埃里克·嘉西亚 著

王圣珊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lem@publiel. sta. net. cn

网址:www. slcm. com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字数 165,000

2005年2月第1版 200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100册

ISBN 7-5321-2794-X/I·2159 定价:16.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4364064

第一章

下午此时，小餐馆几乎没有人了，罗伊和弗兰奇就在柜台边比往常多待了一些时间。还没有必要把扑克牌拿出来。要等多些人来看才行。有一对老夫妇坐在后面的火车座上，还有像是一家子的三口人在过道另一边坐着。全都不像是可以好好捞一票的那种类型。像今天这样的日子，最好只有等着。这就是为了好玩，为了练习练习。没有必要拼命耍什么花招。如果小鹿要到你眼前时，它就到你眼前了，——罗伊老是这么说的。强求是没有用的，船到桥头自然直嘛。

那女招待在过去六年里，几乎每天都伺候罗伊和弗兰奇。她走过柜台，脚不停步地把两杯咖啡都加到杯口。她做得很轻巧，很地道，像跳芭蕾舞，像是她一辈子就专做这个似的。罗伊含含糊糊地说了声谢谢，弗兰奇则吃着汉堡。

“一定要吃到生病。”罗伊说着，他的嘴角满是芥末酱。

“吃什么生病？”

“吃汉堡。你上个月都发了痛风，你一定会再发的。”

弗兰奇耸了耸肩。他那瘦骨嶙峋的肩膀在领尖钉扣子的棉布衬衫里简直都没怎么动一下。“我有许多地方可以惹你的，我惹你了吗？”

“有时惹的。”罗伊说。

“你是个臭胖子，我为这惹过你吗？”

“有时惹的。”

“现在我有没有惹你呀？”

“不是说现在。我是说上次你吃了一个汉堡……”罗伊摇摇头，用餐巾纸擦了擦他的胖脸蛋，“去你妈的，随你吃好啦！”

“谢谢。”汁水从弗兰奇脸上流下来。他短促地一笑，嘴巴上还有茄汁。他们默默地吃着。

女招待穿过小餐馆走来，到了柜台后面。这回她倒是停住了脚。她的名字胸牌是一张封了塑面的纸，潦草的圆珠笔字写的是“山迪”。她的头发松松的，披散在肩上，又多又长，像是用汽油洗过的一样。“你们俩今天要吃甜点么？”她问道。

“不要！”弗兰奇说。

罗伊指指自己的咖啡杯，山迪把它加满了。“我们还得再坐一会儿，亲爱的，——要是可以的话。”

山迪干咳了一下，走开了。每天都是这样的。罗伊和弗兰奇老是赏她很多小费，比其他好多人待她都好，所以她让他们在柜台边坐多久都行。他们做他们的事情时，她不去管他们，有时她跟着听听，可是大多数时间她是不看的。

弗兰奇吃掉了汉堡，又开始吃作花色点缀的菜，把整条整条的生洋葱丝放在齿间嘎吱嘎吱地嚼，“我上礼拜对你说过的那个人——”

“码头上的那个人？”

“对。他想要赶快碰头，他头重脚轻，罗伊，他有些随时会栽跟头的——”

罗伊摇摇头，咬了一口夹火鸡的黑麦面包三明治，“现在不行。”他咕哝着说，“我们以后再说。”

“以后。”

“以后。”罗伊重复道。

弗兰奇把嘴里没嚼过的洋葱吐在手上，凑近来对他的搭档说：“你是怎么回事啊？近来什么都是‘以后’。你高不成低不就，——对我却没个完。而我这儿有人，你知道我有我自己的人——把鼻子都凑到我的脖子根了，催我。要是我不赚钱，就不能先给他们钱啊，我的好伙伴！”

罗伊一边在小餐馆的凳子上扭转身子，让他的臀部蹭着座位的塑面，慢慢地打了个转，一边用眼睛凝视着弗兰奇。弗兰奇也瞪眼回看，憔悴的脸上皮肤松弛，眼睛像是怕见亮光似的凹下去。头发剪得短短的，剃到只剩一英寸，鬓角耷拉到腮帮子。他想要摆出詹姆斯·吉恩的帅哥派头来，可还差那么一点儿。罗伊认为他这辈子恐怕都摆不像了。

“是这么回事，”罗伊才开始说，可是他的话头被铃声打断了。小餐馆的前门开了，“小鹿”走进了围好的猎场。

两个大学生，一男一女，手拉手，穿着印了校名的针织套衫，朝柜台走来。等他们走到柜台边的时候，罗伊和弗兰奇已在玩扑克牌了，玩的样子像是已全神贯注地玩了两个小时了。

“好啊，好啊！”就在年轻学生坐下来时弗兰奇说，“我可以认输。”他们离罗伊和弗兰奇就差两只座凳。可要说上钩的话，两只凳子的距离等于零，两只凳子近在咫尺。

“活见鬼，”罗伊说着，把牌收起来，故意做出粗手笨脚的样子，“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玩得太久了。”

“不，不，如果你还想玩的话，我们继续玩……”

“算啦，”罗伊说。他把摊放在弗兰奇面前的牌收起来，理成一叠，“你要不要看一下我们是否能拿到账单？”

弗兰奇四处张望寻找女招待，戏剧性地伸长脖子，可是找不到她。她知道现在不能露面。这时起有一段时间她不

可露面，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她才能挣到小费。

“你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罗伊说道，只是声音稍微大了那么一点点。然后，把身子朝右转了一点，又重复问道：“你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那小伙子尴尬地笑了一下，他看上去十九岁，或最多二十岁。

“你要人家服务，你要付钱……嘿，我们有什么办法，对吧？”

那小伙子又咧嘴笑了一下。他已经被挂上号了，他自己都还不知道呢。罗伊马上回笑了一下，然后转身向着弗兰奇。

“那我们就等啦！”

“那我们就等啦！”弗兰奇说。

他们就等着。一分钟，或许二分钟，可是女招待不在附近。一会儿，那小伙子和一起来的姑娘互相也不说话了，静静地坐着，盯着看了一会儿菜单，又盯着看了一会儿柜台，这时罗伊插了进来。

“我明白耍那套牌的窍门了。”他说。

“哪一套？”

“那套呀，我上礼拜玩给你看的那套呀——”

弗兰奇笑了起来，狂笑一阵，“我从来没见过那么糟的。”

“不，不，”罗伊坚持说道，“我明白我哪里做错了。我明白了，现在都行了。”那一叠牌忽然一下子又在他手中了，手指摸着牌的四周。

“你呀，不是我要小看你或别的什么，”弗兰奇解释道，“只是你耍牌的本事实在太差，我不愿浪费时间。”

“你的时间就那么值钱？”

“任何人的时间都值钱，都不该看你要那狗屁牌。”

罗伊重重地坐下来，嘴里喘着粗气，像是被枪打中了心窝。“你知道个鬼，”他说着，缓过气来，自己又撑着柜台，“你得看，你一定会满意的。”

弗兰奇摇摇头，手在柜台上一拍。靠着罗伊，隔着他对着另一边的那小伙子，“嘿，”他说道，也正如所料，大学生小伙子转过头来——“嘿，你要看我朋友出他妈的洋相吗？”

“我有没有问‘他’要看我要扑克牌吗？”罗伊说，“我问的是‘你’呀！”

“可是我不那么完全感兴趣，除非有人也要……”

“让那孩子吃他的东西吧。他不要看这些乱七八糟的……”

“可以啊，”小伙子说道，像是他也算一个，像是知道指的是他。就应该这样子，罗伊心里想，这位就已是稳了的，“我们要看的。”

罗伊用不着绷着脸不笑了；此时此地合情合理，他咧着大嘴，“谢谢啦，孩子。”他说着，低头看看柜台，看看手中的牌，“这儿没有地方——我们去那边的桌子。”

大家互相介绍了姓名。罗伊和弗兰奇就叫罗伊和弗兰奇，对此没有必要隐瞒。这是他们的小餐馆。这里没有地方可以躲藏。凯文和阿曼达也真的是大学生，课间午休出来吃饭的。

“长得很漂亮的一对啊，”等他们围着封了塑面的桌子都坐下来的时候，罗伊就说，“你们有孩子了吧？”

“我们，嗯……我们才在交朋友，”凯文支支吾吾地说，“才两个月。”

“最美好的时光啊！”罗伊告诉他们说，“我和我太太交

朋友交了六个月，然后搭便车在赌城结了婚。结婚是很好，是上帝的祝福、恩典，可是交朋友……那是特别让人难忘的时光。无忧无虑。孩子，你们俩现在要慢慢来，不要太快，可得答应我做到这一条哟。”

阿曼达微笑了，她已经上钩了。“我们会慢慢来的，”她答应着，像是对她的亲叔叔说话，像是她生下来就认得他。罗伊但愿那些看牌人都像阿曼达一样，他知道他们大多数都像她一样。

“有学问的朋友，你选一张牌抽出来，”罗伊说着，洗了牌，一把交到凯文伸出来的手中，“别让我碰这叠牌，也别让我看这叠牌，就抽一张，拿给别人看。”

“我车里有一顶笨蛋高帽，”弗兰奇插进来说，“你要我现在去拿呢，还是等你这次又搞糟了再去拿？”

罗伊兴致勃勃，不去理睬弗兰奇，朝他新交的朋友们做了个受委屈的脸色，继续进行下去。桌子对面，凯文伸手由一摞牌中抽出一张黑桃3，把牌给阿曼达看了，又给弗兰奇看。

“好了吗？”罗伊问道，“好，放回到这叠牌里来，别翻面，别翻面，随你把它放回到哪儿。好，现在洗牌，随你洗几遍。把那些牌都挪动，上上下下也都彻底换过。”

凯文的手指不习惯这样拼命洗牌的動作。他的牌有的飞了，又拾回来放在一叠里。凯文大笑，阿曼达大笑。弗兰奇也跟着笑。他们很开心。这的确是开心。

“好极了，”罗伊说，“祝你好运。”他伸出手来，凯文把牌交了。罗伊开始发牌。

一张接一张牌由上翻开，面朝下放在桌上。

“一定要做对才行。”罗伊自言自语地说，声音正好可以

让人听到，“一定要做对才行。”

J、Q、K、A，翻到桌上，向上对着天。凯文、阿曼达、弗兰奇全都看在眼里。罗伊由上一张张掀开，一巴掌把牌重重地拍下来。

“我这个花招是跟八十五街那老印度学的，”罗伊说着，朝凯文的方向扬了扬眉毛，“你相信吗？”

“我……我不知道。”凯文说。

弗兰奇笑说：“我知道。”

“知道什么？”

“我知道你完全是狗屎。”

黑桃3到了桌上，重重地拍下来的。凯文看到。阿曼达看到。弗兰奇看到，做了他此时老做的一个动作。他把上嘴唇皮嘬一下，就嘬了不到一毫米。罗伊继续翻牌，也不朝弗兰奇那边看，也不停止翻牌。他继续耍他的把戏，由上面抽牌。罗伊是否看到暗号，一点都没表示。

罗伊对着阿曼达说：“那么你能相信我吗？是那老印度？”

“我……我不认得你，不太……我的意思是……”阿曼达看看凯文，凯文回看弗兰奇，而弗兰奇嘻嘻地笑，“不，”她终于说，“不，我想我并不相信你。”

罗伊咧嘴笑了，“她真是难得的宝贝儿。”他对凯文说，“别管那些交朋友呀什么的鬼话，——今天就和这位结婚吧！”

他们一起笑了一秒钟，就这短暂的一秒钟，哈哈笑声交融在一起，罗伊知道时机已到。“就是这张，”他说道，用肉团团的手指弹了弹在面上的那张牌，“就是这张牌，我这一回是拿准了。”

“你拿准个鸡巴。”弗兰奇说。

“喂，喂，这里有女士在场哟！”

“我只是说，你还得好好地练习呢！”

“什么？”罗伊说，“你认为我这又错了？”

弗兰奇耸耸肩，对着凯文，一只眼睛看着这孩子，另一只眼睛看着面朝上的黑桃3。他嘴唇紧闭，引得那小伙子笑了出来。就那张牌，在桌上明摆着的。罗伊搞错了，他们都知道罗伊搞错了，而且马上就能证明罗伊搞错了。罗伊老是说，这一套全靠站在哪一边。把他们争取到与你站在同一边，那么，不管你干嘛，牌戏还没有结束，就大局已定了。

“你还要再试一下么？”弗兰奇问道，“我们让你再重来一次。”

“活见鬼。”罗伊喃喃发怒地说道。这一回他带了点生气的口吻。只那么一丁点儿，可是足够拉开了距离。凯文此时已完全与弗兰奇联盟，已是一切都从弗兰奇的角度来看问题了。“我肯定无疑了。”

弗兰奇耸耸肩：“随你怎么说好啦，伙计。”

罗伊转而看别的人，想要对着他们看。别人都避而不看他。好极了。罗伊并不说穿：“我下一张翻出来的是这孩子的牌——你们要赌多少？”就这样，就这么说才能赚到钱。随便便地说，恰到好处。

“什么？”弗兰奇答到，“像是用赌来打赌么？”

“对啊。像是用赌来打赌。”

弗兰奇用胳膊肘捅捅凯文，“瞧这家伙？我给他机会让他可以高高兴兴走开，而他非要输钱。见鬼了，”他说道，“我有兴致来赌。”一边伸进自己的口袋，掏出一个钞票夹。一张二十元，两张二十元，三张二十元，落下横躺在牌上。

“花钱大手笔，”罗伊咕哝着说，“我们今天坐你的私人飞机回家好了。”他转向凯文和阿曼达，同时把椅子挪得离桌子远一些，以便多一些空间，离他们远一些。“你呢，孩子？”罗伊边问边在那叠牌上轻轻地叩着，“你要出多少钱赌我下一张翻的就是你挑的那张牌？”

凯文又看了一下，确定那张黑桃3还在那儿，面朝上，已从那一叠里抽过了。不可能输的。稳赚的钱。“大约一百万吧！”他笑道。

罗伊大笑，捧腹大笑，揩着眼角，眼角开始有真的眼泪。“那么，”他隔了一会儿说，“老罗伊没有骨气打那么大的赌……你看赌一百如何？”

不知怎么，罗伊手里一下子有张一百元的票子，像是从他指缝里长出来的，真正的绿票子。他把那张钞票放在桌面上。

凯文和阿曼达之间进行了一阵讨论，有财务策略，窃窃私语，还有建议。手指在牛仔裤里掏着，拉出皱皱巴巴的收据、糖纸夹杂着的皱皱巴巴的钞票和零钱。

“八十七元，”凯文等他们把所有的都放在一起后宣布说，“这些是我们身上所有的钱。”

“算是公平交易了。”罗伊说道。他把指关节捏得咯咯响，又拿起那叠牌来。把自己身子坐直了，背脊紧靠椅子。

“现在，”他说，“我们就赌我下面翻开的就是你抽的那张牌，对吗？”

“对，”凯文说着，把针织套衫塞进裤腰，准备获胜，数他收到的钱。

“对，”罗伊说。

没有炫耀，也没有特技动作。罗伊把牌放下，弯下腰，用

手指间夹住桌上的黑桃3,把它翻了个面。面向下。他把钱从桌上都拢了过来,放进自己的口袋,女招待紧接着走到柜台处。

“请给我账单,”他对她说,“我们可以走了。”

第 二 章

罗伊在开车。弗兰奇闲着什么也不干。他们开的是罗伊的雪佛莱卡皮，才开了十年的车。黑色的车，窗玻璃加了贴纸，深度到了合法要求的极限。车内是深灰色，车蜡已磨掉了，可是座椅塑面整洁，脚垫毯没有任何污迹。罗伊可以买辆新车，他知道，如果他要，买一百辆也行，可是这辆雪佛莱一点也不会引人注目，引擎运转好，地毯干净，而且他要去哪儿就载他去哪儿。

经过小餐馆的事情之后，弗兰奇现在在车内显得兴高采烈。他们有比这捞得多的时候；他们总是比这捞得多。可是任何得分对弗兰奇来说，都是愉快所得。他很快地翻查账单，就像小学生拿着收集来的宝贝图卡。罗伊开车，他手指紧握方向盘，手掌指关节都发红了。压力是有的，就在他头脑里。现正用力向外推。

“你看见他们悄悄走出那儿的样子吗？”弗兰奇咯咯地笑，“回学校去，孩子们……”

“时机不好。”

“我们干得很不错。一百元——噢，是八十七元，可是——”

“可以做得好一点的。”

“那是他们的全部所有。拿了他们的全部所有。”

“而我们原可在时机上掌握得更好些。”罗伊说道。

弗兰奇让步了。他点点头。“那一招我们可是耍了五年

了,你以为我们现在总应该完全把握住了。”

“你以为呢?”

弗兰奇往后靠在座椅上,把脚翘起来搁在仪表板上。他的黑靴子很脏,鞋底触着手套箱。“把你他妈的脚放下来,”罗伊厉声说着,用力一推,甩开弗兰奇的脚。

“那,等——等——我本来该说:‘你扑克牌花招耍得很糟——’”

“扑克牌‘游戏’,”罗伊说,“是‘游戏’。就这样,这儿就有问题。花招嘛,就露了马脚。花招是鬼混呀,乱搞。花招就是花招。现在说的是‘游戏’……呸,游戏是去散散步,是在公园里过个快乐的下午。没有人会对游戏怀疑而起戒心的。”

“那照你说的就全在用字啦。”

罗伊摇摇头。“不全是用字关系,不是的,但是如果你用字不对,那就让人朝坏处想。请注意,我所说的不过是你得小心。你出去猎几头小鹿,用得上火箭筒吗?”

“鹿有多大呢?”

“不管,你用不着火箭筒的。而土豆枪对你也没用。你要打鹿嘛,你就要用步枪。做记号也一样,对吗?你得选用武器,而且要选得合适,否则你不是打到水里就是打得离靶心太远。”

“那么‘游戏’就是合适的武器啦?”弗兰奇问道。

“在这里,是的。‘游戏’就可用来让你达到目的。”

弗兰奇想了一会儿。把脚搁回到手套箱上,过了一会儿又被打下来。罗伊绝不容忍弄脏他的汽车。他看着弗兰奇把自己的车子搞成什么样子。前面是空的饮料罐,后面是空的避孕套纸袋。食物的碎块,破烂的地图。简直是只流动的

垃圾箱，令人作呕。要是你不注意的话，谁的车都会搞成这样的。要是你不警惕的话。罗伊是很警惕的。罗伊对弗兰奇是特别的警惕。自从汉克死后换了弗兰奇。弗兰奇一直不错，是个挺好的搭档，可是他污秽不堪得像病毒。

“有个饮食店在第四街上，”弗兰奇开始说道，“是个挺好的歇歇脚的地方。”

“不饿。”

“我也不饿。可是我们可叫些薯条，再试一下那个游戏。练习嘛。”

“今天不了。”

“我想我们还能搞它——”

“今天不了。”

罗伊来了个急转弯，车胎蹭着马路的时候双脚紧紧地抵住地板。弗兰奇就势让肩膀紧靠着汽车的门，车把手戳了他的腰。

“你看，”弗兰奇过了一会儿说道，“我并不是要逼你去做——”

“那么就不要。”

“——可是你到十一点才醒，叫我出来吃中饭，我们搞了点小把戏唬了几个孩子，于是你就要收工回家？”

“我说过了吗？”罗伊问道，“我说过我们收工回家了吗？”

“我们难道不是吗？”

“没有啊。我累了，没有别的什么。”

“你老是累。前三个星期，每桩事你都像梦游迷迷糊糊的。”弗兰奇停了一会儿，像是他吃不准要不要说下去，“你还在吃药吧？”

“伙计，”罗伊抱怨着说，“把你那该死的脚从我的仪表板上拿下来。”

没有别的可说。罗伊继续开车。弗兰奇打开收音机，找到他喜欢的一个电台。怀旧金曲。柯鲁那斯。他这岁数的人，还在听他父母亲那个年代的音乐。他用维加斯雅座酒吧的动作跟着唱。

车后座有整整齐齐一折三的报纸。在他们横开过一条破旧的轨道时，罗伊探身向后，拎着报纸的左角，扔到弗兰奇的腿上。“你要干弄屋顶的事么？”

弗兰奇马上高兴起来，“不是开玩笑吧？”

“第四版，好好看一下吧。”

弗兰奇扯过报纸，一页页在车里乱丢。罗伊克制着不露出厌恶的神色，胆汁在嗓子眼里发痒，没必要叫他把他扔的垃圾给拾起来，现在没必要和他吵架。他是个好搭档，好搭档，好搭档。以前这些事情一点儿也不让他感到烦恼，这些弗兰奇干的事，这些个性不同的小枝小节。对于整洁的那一点点的小分歧，那招摇的衣裤，那吵人的音乐，以前都还过得去，或者说都还可以忍受的。可是过去这几星期，自从医生搬走后，事情就很难了。像是有大海样的厌恶情绪，有起伏的汪洋似的愤恨。血红的波浪。趟过去呀，他们在叫，趟过去。罗伊觉得他好像踮着脚已走到了边线，试着水。最后一下子躲开。医生想要知道。这就是那些他想要写下来、想要谈几个星期的事。可是医生已经搬走了。那些医生最后都这么做的，搬走了事。

“我这里有个叫艾萨克森的，在公寓大楼 23 号，”弗兰奇说道，手指在讣告栏下划，“83 岁，留下的亲属有妻子和女儿。”